

峻 青

海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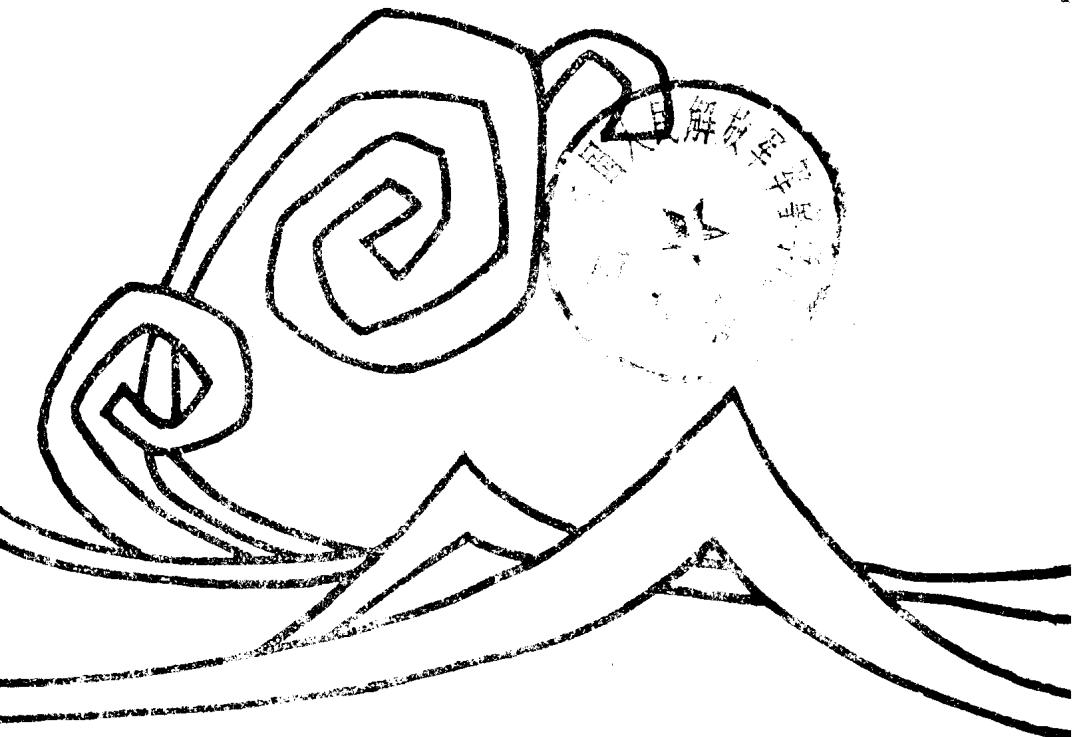


2 039 0011 8

海啸

上册

峻 青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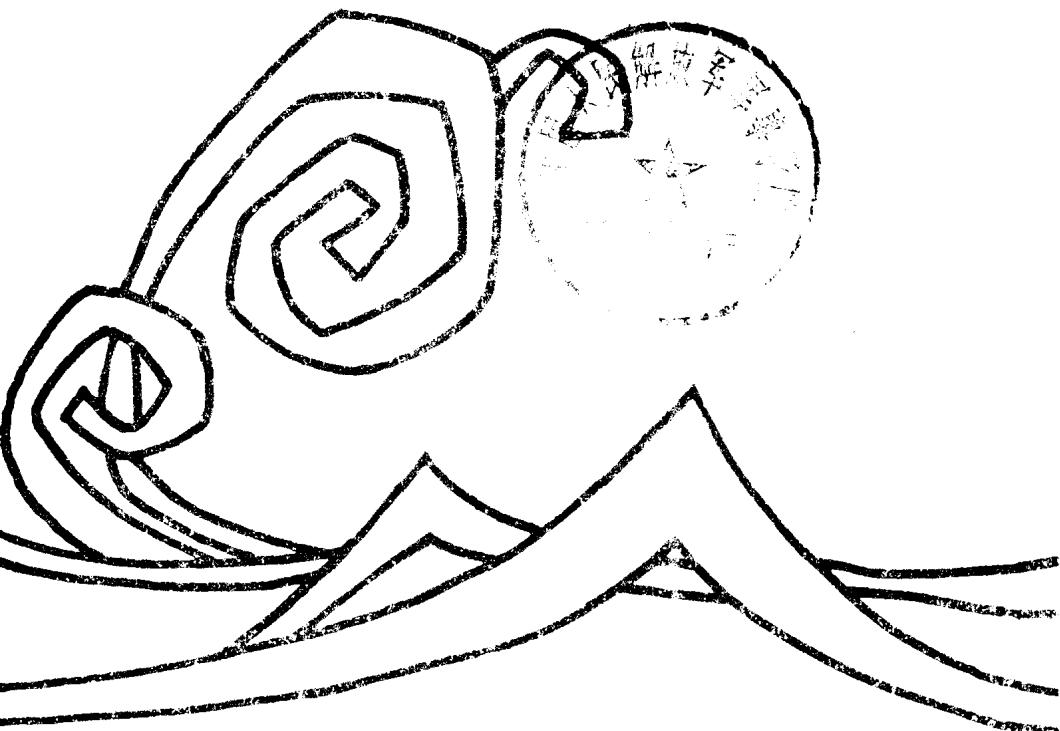


2 039 0016 3

海嘯

下册

峻青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2 039 0011 8

封面设计：方 昉

插 图：詹忠效

海 嘴

(上 册)

峻 青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14.5 印张 2 镀页 300 千字

1981年6月北京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8,000 册 定价 1.10 元

封面设计：方 昉
插 图：詹忠效

海 喊
(下 册)
峻 青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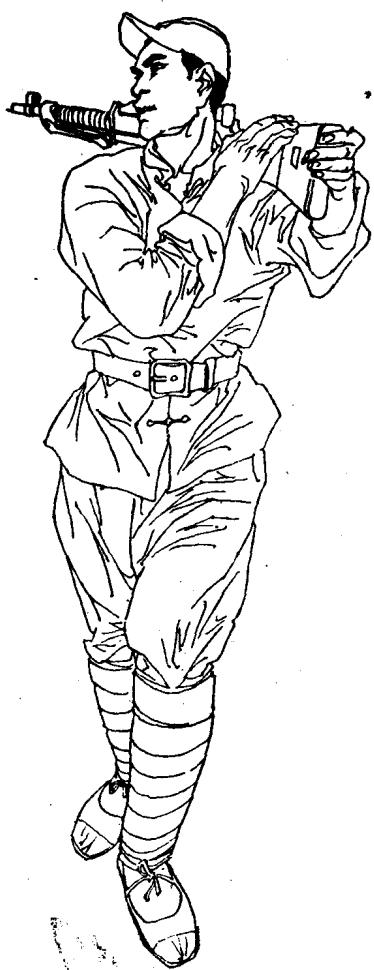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10.25 印张 2 插页 225 千字
1981年6月北京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04,000册 定价0.80元



革命年代



小鹿





日記



卷之十



内 容 提 要

一九四二年，正当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年头，山东昌潍革命根据地在秋粮即将上场的季节，遭到海啸的袭击。严重的灾害，威胁着当地军民的生存。而这时，国民党投降派又和日本侵略者互相勾结，加紧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，妄图趁机扼杀昌潍根据地的革命力量。为了打破敌人的阴谋，上级机关给灾区调拨了大批粮食和种籽，担负运输任务的昌潍地区专员兼粮站站长宫明山，领着人历尽艰险，通过敌顽占领区和层层封锁线，终于到达清河行署所在地。正当他们连夜装运粮食的时候，敌人又开始了扫荡。他们克服了日本侵略者海、空军的封锁、轰炸和国民党的破坏，把粮船队隐蔽在老黄河口的芦苇荡中，在大草滩上与敌人周旋。调虎离山，把敌人引往它处，使粮船队胜利出海。

船队到了海上，又遇到了大风暴，他们被迫停靠桃花岛。在岛上又与海匪和敌特展开了激烈、尖锐而复杂的斗争。最后瓦解、争取到一部分海匪，打败了敌人，把粮食和种籽运回到了昌潍解放区。

这部长篇小说故事生动、曲折、惊险、扣人心弦、耐人寻味。

序　　幕

黎明时分。

寂静的昌潍大平原上，突然传来了惊心动魄的响声。这响声来自北面的大海里，来自漫长而平坦的海滩上。它在不断地增强着、增强着，可怕地增强着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响。……

它象山崩，象地裂，象狂风呼啸，象沉雷轰鸣。

随着这可怕的响声的不断增强，一幅惊心动魄的罕见情景，在黎明的田野上展开了：北面，在那平原尽头的北面，在那大海与田野相接连的地平线上，波涛汹涌的潮水，象滚了锅似地，顺着绵亘数百里的海滩，翻腾着，怒吼着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奔腾而来。那白花花的浪头，离开地面足有两三丈高，直上直下地站立着，活象一道一眼望不见边的大墙，哇哇地叫着，在笔直地向前推进，推进，不停不息地一直向前推进。

潮水吞没了白茫茫的海滩。

潮水漫过了长着红茜草的盐碱地。

潮水冲进了庄稼茂密的田野。

一片片擎着红穗的高粱在猛烈冲来的浪头前面倒下了，一棵棵高大的白杨树在轰然扑来的浪头下面倒下了，一座座低矮的草屋在海潮的冲击下倒下了。

潮水，排着整齐的一字队形，以雪崩山倒的可怕气势，席卷一切地奔腾前进，由北而南地奔腾前进，冷酷地一刻不停地顽强前进。

“海啸哇，海啸！”

“海啸！”

可怕的喊声，在黎明的田野上响了起来，从四面八方一齐响了起来。

惊喊声中，两匹白马，在距离海潮不到一里多路的前面，在霞光映照的旷野上，向着南面的村庄，拼命地奔跑。骑在马上的人，一面跑，一面狂喊：

“海啸，海啸来了！”

“海啸来了，快跑呀！快跑！”

可怕的声音和紧急的马蹄声，在清晨的旷野里震响着，向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。

一个拿着镰刀起早到地里去割高粱的老头，听到了喊声，看到了白马，先是一愣，转头向北望去。北面，那茂密的高粱地和高大的树林，遮住了他的视线，什么也望不见，却听到了那雷鸣般的吼声，他的脸立刻变得煞白，丢了篮子和扁担，拔腿就向南面的村庄奔去。

马匹飞驰过他的身边。

一群惊慌的山羊、兔子，紧跟在马匹的后面向南疾驰。

一群惊慌的野鸡、野鸭，嘎嘎地叫着，低低地掠着高粱梢向南飞去。……

马匹奔到了村庄外面的围墙根下。骑在前面一匹马上的官明山，在寨门口上勒住了马头，飞身下马，向着后面奔上来的通讯员小马，急急地说：

“小马，快，你赶快去报告周司令。”

“是，老站长，你呢？”

“不要管我，快去，给。”老宫把自己的马缰递给了小马。

小马接过马缰，转身向村中飞驰而去。紧急的马蹄声，在寂静的街道上显得特别响亮。

老宫奔进了北大门，顺着寨门旁边的台阶，向着钟楼上奔去。

高高耸立的钟楼，披上了一层桔红色的霞光。这是昌潍平原上常见的钟楼。为了防御盗匪和洪水，从古老的年代开始，平原上的各个村庄，都修筑有象城墙似的高而厚的围墙，围墙的四周有四个寨门，寨门的上面，是象城楼似的高大而雄伟的钟楼。这钟楼高高地耸立在平原的上空，每遇发生盗匪和洪水，那钟楼上的大钟便响起了报警的钟声。

老宫飞步奔上钟楼。他站在那高高的钟楼之上，向北望去，嗬，好吓人哪，那大海潮铺天盖地，盖地铺天，一望无边由北向南地向前推进。这时候，天已经亮了，太阳从那东方的地平线上冒了出来。不知怎的，今天这太阳特别大，特别红，它简直象一个大火团似的，红得怕人。它那火红的光，映照在无边无际翻滚奔腾的潮水上面，使得那潮水象起了大火似的，火红一片，无边无际。望着这红通通的大水，老站长一时间突然觉得：那从漫长的海岸线下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仿佛不是洪水，而是大火，是一片无边无际熊熊燃烧着的火海。

啊，多么惊心动魄的景象啊！

这可怕的景象，老宫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尽管小时候，他也曾多次听到老人们讲叙过几十年前那次大海啸的情形，但是他怎么也想象不出它是这样的一副可怕的情景。这情景，使得这个

从小就在黄河和渤海的风浪中锤炼出一副坚强性格的人，也兀自不禁地感到心惊胆战。

“完啦，今年的好庄稼完啦。昌潍根据地要遭殃了。”随着这个思想的闪过，他感到心里一阵火辣辣的刺痛，象被火烧着了似的。

他顾不得眺望那火红的大水，弯身拿起了敲钟的木棒，就使尽全力敲起那只悬在钟楼上的巨大的古钟来了。

嘡嘡嘡嘡……

嘡嘡嘡嘡……

洪亮震耳的钟声，在这寂静的清晨，骤然轰鸣起来，火急地轰鸣着，轰鸣着，向着四面八方，向着辽阔的秋天的旷野，迅速地扩散开去，扩散开去。

这惶急的钟声，在这寂静的清晨，显得特别响亮，特别惊人。它向平原上的人们发出了惊心动魄的警报，宣告了空前浩劫的到来。

二

随着钟声，小马飞也似地冲进了村庄，驰过了大街。大街上，人迹寥落的大街上，一群群刚刚放出门来的鸡鸭惊慌地叫着，从那奔驰而来的马蹄前面纷纷飞散开去，有的飞上了墙头，飞上了房顶。一群群清晨出来觅食的狗，则紧跟在飞驰的战马后面，汪汪地叫着，盲目地追逐。

战马在村中间的一座古庙门前停了下来。这儿是军分区司令部的驻地。小马翻身下马，把缰绳往马背上一甩，就徒步向庙门冲去。与此同时，庙门里面，一个人急急地走了出来，差一点

和小马撞了个满怀。他就是军分区司令兼地委书记周一川。今年，根据地的军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，开展大生产运动，机关和部队在海滩上开了大片荒，种上了大片庄稼。大秋来到，昌潍平原的庄稼长得特别好。昨天下午，他带着军分区的部队以及军政首脑机关，来到这昌潍根据地最北边的一带滨海村庄抢收三秋。听到这突然响起的紧急钟声，周一川心里一惊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他还以为是来了海匪呢。不错，北面的海上是有一股海匪——“渤海王”赵天京的队伍。最近一个时期，我们正要派人去做工作争取他们弃暗投明，接受我军改编，参加抗日。担任此项任务的是昌潍专区专员兼粮站站长宫明山，因为他以前曾和赵天京的父亲在一条船上当过水手。双方已经约定好了，今天早晨在北海边上的一座渔民的独立小屋里见面，所以天还不亮，宫站长就带领着通讯员小马赶往海边去了。现在，这突然响起的钟声，使得周一川心里一动：莫非赵天京变卦了不成？他一面猜测，一面向门外走去，刚到庙门外面，就遇上了火燎毛似的急冲进来的小马。

“什么事，小马，这么急？”

“不好了，周司令，海啸，海啸……”小马忘记了打敬礼，用手擦着脸上的汗水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海啸，洪水来了！”

周一川一听，心里扑通跳了一下，立刻把手一挥：

“快，紧急集合！”

随着他的喊声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号兵，纵身跳上了古庙大门前面的戏台，端起拴着红绸布的小马号，仰起脖来，对着朝霞烧红了的天空，吹起了节奏快速高亢的集合号。